

揚風集

天 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揚風集

天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在 1958 年民間文學大躍進時期（包括稍前或稍後）所寫的有關民歌的一部分論文專集。按照內容，分成兩輯：第一輯說明新民歌何以成為文學創作中的瑰寶和我們應該向民歌學習什麼；第二輯泛論歌謠的成因與演變，並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民謠進行一般的介紹；對錢敬文早期民間文學上的反動觀點作了尖銳的批判。

揚 風 集

著 者 天 鷹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蘇平路 155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號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紙 1/32 印張：4 7/8 字數：85,000

1959 年 6 月第 1 版

195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3,000 冊

統一書號：10078·0767

定 價：（九）0.44 元

目 次

民間文学的大跃进	1
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7
文学創作中的瑰宝	13
讀新民歌筆記	21
向民歌学习什么?	58
一首民歌表現了什么?	64
新詩歌要以民族詩歌为基础	70
歌謠杂談	77
时代风骨	91
略論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謠	95
批判鍾敬文早期民間文学研究上的反动立場	124
釋歌謠	145

民間文學的大躍進

我們知道，從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來說，基礎是根本，上層建築是從基礎產生，又服務於基礎的。作為基礎的工農業一躍進，一切上層建築也必然會相應的改變，相應的躍進；作為上層建築一部分的文學藝術也必定躍進，而文學藝術的躍進又往往是从民間文學開始的。

1957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春天里，資產階級右派刮起了一陣妖風，弄得明朗的天空黑雲亂翻。右派分子向党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造成了險惡的“夏季形勢”。秋季，人民大進軍的日子到來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全面反擊。經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右派的嘴臉揭穿了，他們的陰謀被粉碎了，人民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在保衛社會主義的戰鬥中，人們學到的東西是永銘難忘的。現在人們對社會主義看得更真切了，更感到寶貴了，而且簡直是夢寐以求了。這時，黨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在總路綫的鼓舞下，於是，1957年冬天，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起來了。群眾的革命熱情，猶如烈火噴射，沖天而起，銳不可當。群眾的智慧和潛力無窮無盡，誰也无法估計，指標一個一個突破，處處都是奇

迹；他們創造的战果，使原来人們認為偉大的东西，与之比較都显得渺小。随着农业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首先跟上来的是工业，气势豪壮非凡。到了今年春天，各行各业，無論經濟或文化，都出現了全面大跃进。全国每个角落，每一部門，都卷入了这一場烈火中，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人人奋勇，个个爭先，真乃万馬奔騰，排山倒海，出現了社会主义建設的空前未有的大高潮。

在这一場灭資兴无、扫旧树新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高潮中，民間文学紧紧地伴随着群众的步伐，及时地把群众的情緒反映出来，然后又馬上成为革命烈火的燃料，进一步把群众的战斗热情集中起来，提高起来，发揚起来，推动起来。由于与这样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相結合，民間文学这才跃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民間文学(主要是歌謠)的創作，有許多新的特征：

一、民間文学中的歌謠与群众运动中的口号相結合：在农村的大跃进中，产生了千千万万歌謠化的口号，或者說是口号化的歌謠；它具有歌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又具有口号的鼓动性和尖銳性。这种歌謠与口号的結合，使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染性，它目标明确，指引有力，又使群众乐于接受和歌唱。这是民間歌謠的一种新創的形式，是社会主义建設大高潮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是歌謠与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相結合的結果。

这种形式使它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起着激奋人心的作用，例如：

高級社，力量強，洼地變成糧食倉。

春到桃花紅，風吹稻米香，

魚在水中游，蓮在水上長，

糧食吃不完，破房變新房。

這是河南省一個農業合作社的生產鼓動口號，它是一幅社會主義新农村的圖畫，是一首絕妙的詩，但又是一首最出色的民間歌謠，它生動、鮮明而有力地鼓舞着農民前進。

又如：

前天夕陽下，河水在西洼；

今晨旭日升，渠水到村東；

中午日正南，渠水圍村轉。

這是河北省農民對自己勞動的歌頌，他們不分晝夜地向自然界苦戰，自然界在他們有力的敲擊下，一時一刻地改變着面貌，自然界被他們征服了。在這首歌謠中表現了勞動人民對自己力量的無限信心。這類歌謠也同樣帶着極大的鼓動性。

山高沒有鋤頭高，石硬沒有鐵錘硬。

這是陝西省勞動人民的豪語。

在新歌謠中，勞動人民的英雄氣概，征服大自然的無限信

心，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也只有在新歌謠中才能得到这种表现，这是我們社会主义时代新歌謠的特征之一。

二、民間文学和大字报相結合：大字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它必然成为人民的最普遍、最大量、最深入的創作工具。自从人民有了这一工具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詩歌創作虽仍然保存着口头性的特征，但已不是唯一的特征，初步掌握了文字的劳动人民，他們能够在大字报上进行創作了。

大字报上人民創作的丰富，真是无与伦比的。以上海为例，在双反运动高潮的短短半月之内，出現的大字报即有一万万多張。当然大字报的写作包括各色人等，不能統归之于民間創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劳动者的作品；当然劳动人民写的大字报也不是每張都是民間文学作品，但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民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和創作手法上，表现了多样化，除基本上保持了民間創作的傳統特征外，还有許多吸收了新文艺的手法而形成的新穎的特征。在内容上則尤为丰富，这里无法把内容上（也包括形式上）的特征加以概括。这种概括要等到这些作品被大量地收集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做到。

双反运动中出現在大字报上的民間歌謠，有許多是极好的，举例來說，如：

屋里厢，一針一綫都是宝，

厂里厢，一千一万也看不到；

屋里厢，一根线头勿浪费，
厂里厢，大批花衣满地抛；
屋里厢，一角一分要算算，
厂里厢，大手大脚花钞票。

(上海申新六厂)

大麦进仓库，偷光无人顾。
猪猡淌涎水，老鼠胀破肚。
猪猡如瘦狗，老鼠象牛牯。

(上海市郊)

双反中大字报成了向一切浪费现象、右倾保守思想开火的武器，反映在民间诗歌创作上，就出现了许多精炼而尖锐的讽刺歌谣，这一类歌谣不但质量高，在数量上也是很多的。这种讽刺歌谣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目标很广，不但对领导，也对群众，不但对别人，也对自己，凡保守落后的现象，不管它长在谁的身上，这种歌谣都要向他开火，把它烧掉。在这里也相应的产生了另一个特征，那就是人民内部的讽刺特征。文学艺术的讽刺如何在人民内部运用，在这里得到了正确的解决（这需要另文作专门研究）。

在双反大字报的民间歌谣中，群众性的学先进、赶先进，提保证、表决心的为数也不少，兹举一例，以见一斑。

生产啥，推销啥，开封出啥咱卖啥。

群众反映啥，及时向厂、社传达啥。

啥样产品差，咱们帮助厂、社改进啥。

啥货滞销宣传啥，啥货难卖专卖啥。

(河南开封)

此外，这一阶段民间文学的特征，还表现在它的政治敏感性。当有的作家诗人在急遽变化的形势面前，由于不能很快地抓住现实的中心点而吃惊苦闷、执笔彷徨的时候，人民诗歌创作作为时代的急先锋，已经成千成万地产生了，它和群众的前进一起前进，它在群众每一步前进的路上诞生，又反过来加快了群众前进的脚步。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千千万万亲身在运动的烈火中，创造着迅速前进的形势的人们自己的作品，它和形势结合得这样紧密，它本身就是形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次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群众觉悟之高，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民间文学创作的速度、规模和质量也是空前未有的。在短短的几月之内，人民已经创造了惊人的文化财富。它象千万条河流一样，在民间咆哮奔流着。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河流，不要让它白白流掉，要把它引进我们的文化大水库中去。

这是民间创作的一个新时代，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创建将会发生不可估计的影响。

1958年3月26日于西安途中

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去冬今春开始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使蕴藏在劳动人民中的伟大潜力，象原子一样爆发出来，其势之猛，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抵挡得住，没有一事物在它面前不低头服输，显得渺小。什么三皇五帝，神仙鬼怪，天时地理，习惯势力，过去牢牢地压在人民头上的东西，现在都不在人民的话下。这是一种扔掉了镣索的劳动阶级的气势，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大跃进中产生的亿万首民歌中集中地表现出来。

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强大的。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创造了巨人的形象，这种巨人一脚可以把天蹬破，一步可以把海跨过。但在旧社会的重重罗网压盖之下，这个巨人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巨人还只是一种象征，只是一种力量的潜在表现。而现在这个被束缚而横卧在地上的巨人，站立起来了，他舒展了一下松开了的手脚，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手里挥舞起巨斧大镰，冲击于天地之间，它扔海抛山，呼风唤雨，万物都得听它使唤。

这种巨人的形象，在大跃进的民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一首“靛工的歌”中说：

脚踏云，头顶天，盐场在我脚下边。

空中抡大斧，白雾绕腰间。

不怕风雨不怕寒，哪管打霜落雪天。

千百杉木抡手里，立起天车新崭崭。

这个巨人顶天立地，手里抡舞着千百根杉木，看起来是很荒唐的事，其实这与现实世界没有什么距离，这是工人阶级的巨人。难道不是有千百根、千万根的杉木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抡舞着吗？

又如另一首工人的歌：

他拉起大锯，能锯开铁山；

他挥动斧凿，能把地球凿穿。

这种气概也是够雄壮的。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怎样的巨人，他手里挥舞着大锯和巨斧，碰到了大锯和巨斧，哪怕是铁山和地球，都得纷纷碎裂。其实这个巨人也不是不能想象的怪物，它的大锯是由千千万万把工人的锯集合起来的，它的巨斧巨凿也是由千千万万把工人的斧凿集合起来的。难道工人阶级依靠着集体的力量没有把许多铁山都开掘出来吗？没有把地球掘出一个一个深达万丈的窟窿吗？所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巨人形象是浪漫主义的，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它们正确地表现了几千年来被压抑的劳动阶级（巨人），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这样的阶级巨人，在劳动农民的民歌中也是刻划得很多的。如湖南的民歌“槐木扁担软又软”：

槐木扁担软又软，汉子挑起两座山；
背上汗水划得船，路边石崖汗滴穿。

又如山东的民歌“四周群山吓呆了”：

我将车把一端，一座小山上大山，
四周群山吓呆了，二郎神也没有这么能干？

这个巨人的威力真是巨大，它敢于向一切神圣的东西挑战，和它们比赛，把它们征服。

千万年来成为万物主宰的太阳，现在人们就要和它来比一比干劲，如福建的民歌“太阳你敢比一比”所说的：

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你早收工逛地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和社会主义革命干劲冲天的人们比较起来，太阳是显得老大无用了。过去太阳限制人们的行动，现在人们再也不受它的支配了，觉醒了的人们要和制约他们的事物进行挑战，并

对它进行嘲笑了。又如福建的民歌“龙王哪有我們强”說：

誰管水？海龙王，龙王哪有我們强？

我們能叫水上山，看他能干不能干？

主宰了几千年雨水的龙王，过去多么威风，現在在人們的眼里，是毫无能力了。“我們能叫水上山”，这多么自豪，难道还不是比龙王更胜十分嗎？当然，在这样的人們面前，龙王哪里还敢应战？它只有服輸的份儿。正如湖南民歌“龙王見了笑呵呵”所說的：

昨日坡上土未破，今日坡上一条河；

王母娘娘服了輸，龙王見了笑呵呵。

龙王是知趣的，它再不象以前那样威风的样子，一看人們的力量大，自知不是对手，就甘拜下风，显得和气得多了。

过去土地由土地公公管着，农民若要动土，就得先向土地公公叩头求告，現在，对不起，要請你土地公公搬家了。下面是福建的民歌“土地搬家”：

土地公公請搬家，渠道要在这开叉。

土地公婆張眼看，农民力量大不大？

从天借来銀河水，叫它馴服听我話，

百里长渠繞前轉，轉到你的屋檐下，

請你“土地”讓个路，农民双手胜菩薩。

这首民歌是写得很幽默的，土地公婆并不是輕易肯讓路的，它还張眼看了一看，这一眼很有意思。它起先不相信农民的力量，农民不是几千年来都把它奉为神明的嗎？农民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竟敢要它来搬家了？可是这一眼，使它看得張口結舌，解放了的农民力量大如天，还不快些乖乖的把路讓出来嗎？末句“农民双手胜菩薩”显示了农民的自信和威力。

自然界呢？那就更不能和这个巨人对敌了，湖南有首民歌“举起两只手”，这样写道：

举起两只手，高山也发抖；
只要劲头大，石头也听话。

对自然界說話，在民歌中完全是用命令口吻的，解放了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还敢不服从命令嗎？

福建的民歌“向山河下命令”說：

要你秃山披綠蔭，要你黃土变成金，
要你东河轉西流，要你全听我命令。

現在自然界是很听話的，它完全听从人們給它打扮，人們把它的面貌任意改換，如四川的民歌中說：山頂戴帽子（造林），山腰纏帶子、披鎧甲（梯田），山脚穿鞋（修谷坑），鞋底釘

釘子(打桩)。

至于古人呢？那更是没有什么值得迷信的了，今天的时代是出英雄的时代，男女老少个个是英雄，人人是好汉，誰都比古代的英雄强，这是无可怀疑的。古人最强，也沒有能使高山低头，使大河跟着走；古代人縱有丰功偉績，也不能和今天社会主义英雄們的事业相比。有了共产党，英雄事业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有一首流傳很广的民歌是这样唱的：

看干劲，比干劲，青年干劲似赵云，
壮年干劲赛武松，少年干劲似罗成，
老人干劲赛黄忠，干部計策胜孔明，
妇女赛过穆桂英，社員个个赛古人。

真是把一切古代的英雄人物都比倒了，今天的普通人胜过了古代的英雄豪杰。同样意思的民歌，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物风起云涌，已經是不足为奇的了。

这样干劲冲天的英雄人物，他的創造精神，自不必說。在大跃进的民歌中，关于人民打破陈旧的习惯，大胆革新，創造新式工具，減輕劳动，提高生产的民歌，数量也是很多的。这里就不再多举例了。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民歌来看，大跃进歌謠的共产主义风格之高，是一切知識分子創作和历代的民間創作所不能比拟的。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們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1958年6月18日

文学创作中的瑰宝

——祝“上海民歌选”出版

渴待已久的“上海民歌选”出版了，这是一本不平凡的書，它是七百万上海人民劳动的結晶，是上海人民的最强音。在大跃进的最初几个月中，上海人民創造了一百多万首民歌。一百多万首，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有些知識界的朋友就常常想不大通，人們怎么能够創造出那么多的詩篇。假如我們从一个詩人躲在斗室之內創作的通常速度来計量，那是难以理解的；但从充滿着劳动激情、發揮着冲天干劲的几百万劳动人民的創造力看，却又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从来劳动激发詩歌，有非凡的劳动，就会有非凡的詩歌出現，何况民歌作为文艺形式，在人民中間流傳了千万年，是人民最热爱也是运用得最純熟的形式呢。

“上海民歌选”是經過广泛的采集和挑选、整理、編集而成的，所以全書虽只編入了一八〇首民歌，却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上海人民很集中和很强烈的声音。当然不能說好的民歌都已經搜集在这里了（因为好的民歌很多，这里选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可以說，搜集在这里的却大都是好的。

这一八〇首民歌，有两个非常显明的特色。其一是除了